

剧本选

第五集

山西省雁北行政公署文化局创作室

剧 本 选

五

山西省雁北行署文化局创作室

目 录

青石湾.....	张孝源 (1)
最后的选择.....	解久城 (47)
这伙年轻人.....	田 明 (97)
情河弯弯.....	赵 生 (138)
翠岭春曲.....	李元喜 (179)

青 石 湾

张孝源

人 物 表

韩老倔

大 柱

二 柱

三 柱

四 柱

秋 霞

秋霞妈

娟 娟

白牡丹

赵成山

玉 风

小 翠

有 福

二 栓

王 根

根 婶

小 虎

李乡长

老 王

外国游客若干

青石湾男女群众若干

第一场

〔七十年代初，秋末。

〔桑干河畔，青石湾村外。

〔远处，山峦起伏。“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白色大字，显眼、注目；近处，桑干河水宛延，沟壑纵横。舞台一侧是石崖一角，另一侧通向“人造平原”。

〔幕后歌声：

年年大上又大干，
年年愚公要移山；
庄稼人汗水年年流，
盼了一年又一年。

〔幕启：舞台上筐担纵横，工具散乱。几块巨石，横卧台中。一声哨子响，有谁在喊：“放炮了——！”随即三声炮响。顿时，巨石迸裂，烟雾充满了整个舞台。烟消雾散，涌出一群社员。

大 柱 队长没来，咱们休息！

小 虎 （掏出扑克牌）打扑克罗！二栓哥，来！

二 柱 不玩。

小 虎 根叔，来！

王 根 （慢慢悠悠）嘿，叔没那心思！

〔突然传来娶亲的鼓乐声。众人向远处探看，乐声远去。

有 福 嗨，又走了一个！

二 栓 是谁？
有 福 桂花！
小 虎 桂花不是和二旦哥相好吗？
有 福 相好了又怎样，由不了她！
小 虎 唉，咱青石湾的姑娘真不够意思，她们怎就不向那电影、戏里的青年学习。哼，没有一点反抗精神！
二 栓 我看那唱戏也是胡编！恋爱呀，自主呀，青石湾这么多姑娘有几个自主了？咱们这光棍汉倒是一年比一年多！
小 虎 我着也怪咱小伙子们不争气，大家齐心点都不要媳妇，看不把她们愁死！
有 福 （故意认真）好主意！王主任，这你就得多做工作了。
小 虎 哎，有福哥，横秃叔是咋么主任？
有 福 （故作神秘）怎么，你连这个官还不知道？
小 虎 （摇了摇头）……
有 福 他是咱青石湾这几年出现的新型群众组织——光、棍、委、员、会的玉主任！
[众大笑。]
有 福 小虎，这光棍委员会可是个好组织，你加入不加入？
小 虎 我……
有 福 （唱）论起光棍委员会，
它有好处一大堆：
一不收会费，
二不立法规，
三不讲出身，
四不惹是非，

一身自在无牵累，
仙风道骨好神威。
“共产主义”已实现，
原始社会重返回。
小虎呀，早准备，
你就是不写申请也无所谓。

小虎 光棍委员会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加入？
有福 我？我也说不定呀！
小虎 你骗人，你不是同南村桃花订了婚吗！
有福 订婚不等于结婚，我还欠她爹一千元彩礼钱呢。
小虎 你攒下了多少？
有福 前年遭灾没攒下，去年凑了五十八，今年工分未算清，反正不会大增加。（用传统戏曲道白）我说是桃花呀桃花，等本丈夫凑够这笔钱，怕是就要胡子扫地了哇……

〔众哄笑。〕

二栓 大柱哥，我们都没希望了，就看你和秋霞姐吧！
大柱 我？唉，也恐怕难过她妈这一关呀！
二栓 青石湾穷啊，我们这代人完了！
大柱 依我看，青石湾想富起来也不难。

〔众不解。〕

二栓 青石湾，辈辈穷，多见石头少见人。你有啥办法让它富起来？
大柱 我看是要想富，靠石头！我爷爷靠一把锤头起家，走南闯北名震一时。石匠铺掌柜靠他打石头发大了财，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靠打石头挣钱？

〔众议论。〕

大 柱 你们看！

（唱）青石湾，青石湾，
石山石岭石头滩，
石墙石院石窑洞，
石杵石臼石磨盘。
办一个石料加工场，
石岭山能变金银山。
自古道靠水吃水，靠山吃山，
青石湾靠打石才能赚钱。

有 福 对呀！

（唱）一副油碾二百几，
一盘石磨一百三。

王 根 还有！

（唱）碌碡、碾子、砘轳，
石夯、石滚、石栏杆，
邻村社队都需要，
哪一年不求咱青石湾。

大 柱 （唱）这些活计是小玩艺，
还需要放眼看外边：
建矿井，筑路面，
盖高楼，修桥涵，
大石小石沙石碎石全能卖钱！
有利条件不利用，
却偏要劈岭移山造平原。
到如今劈了几座岭？
三年来造了几亩田？
产量增了几百斤？

工分值提高几分钱？
分明是抱上金碗去讨饭，
似这样青石湾怎能改观。

二 栓 柱哥，听你这么一讲，咱青石湾还大有前途哩！
大 柱 要能照我的想法办，不出三年定叫咱村富起来！

〔四柱内喊“大哥——！”〕

四 柱 （匆匆上）大哥，秋霞姐和他妈吵了一顿，朝河边跑、跑去了！

大 柱 啊，莫非她要跳河？走，快去看看去！（急下）
〔众议论，几个青年跟下。〕

二 栓 生在青石湾算倒了十八辈子霉，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王 根 干脆打一辈子光棍算啦！
有 福 王主任，收工！（众下）

〔大柱同秋霞上。〕

大 柱 你别老是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说呀！
〔秋霞哭泣。〕

大 柱 （焦急地）你、你、你说呀！
秋 霞 柱哥呀！

（唱）事到如今难瞒隐，

含悲忍泪说详情。

我妈嫌你家贫困，

咱俩的婚事不应承。

她几次托媒四出访问，

要把我嫁出青石湾村。

今日城里来了人，

是队长老婆的姑表亲。

这亲事我妈已答应，

过了年就要来娶亲。

我无脸与你来相见，

柱哥呀！

好似那笼中鸟，网中鱼，

我蹦来蹦去不由己身。

大 柱 （唱）猛听秋霞要嫁人，

就象是一瓢凉水浇在身！

石投深潭浪花涌，

大柱我心潮起伏难安宁。

秋 霞 （重唱）柱哥呀！

大 柱 秋霞妹！

事到临头 急煞人！
怎脱身？

大 柱 霞，你妈不愿意把你嫁给我，主要是嫌我家穷，只要有了钱事情不是好商量吗？

秋 霞 可你那来的钱！

大 柱 弄钱，我有办法，不过这要担风险！

秋 霞 （误解）什么，你要去干什么？

大 柱 霞，你别怕，哥一不会偷盗，二不会抢劫，哥靠祖传手艺当石匠挣钱！

秋 霞 要手艺？不妥！难道你忘了“割尾巴”的教训？

大 柱 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挨批挨斗哥也豁出去了！
秋霞，事在紧急，哥今晚就走！

秋 霞 柱哥——！（扑在大柱身上）

〔幕后人声嘈杂，秋霞妈气汹汹上，白牡丹和几个社员跟上。

秋霞妈 秋霞！秋霞！我当你投河了，上吊了？你原来在这里浪后生来了。你给我回家！

秋霞妈……

白牡丹 秋霞，这门亲事哪点不好？听你妈的话，快回家吧，啊？

大柱 大婶，你听我说！

秋霞妈 你跟我说不着！我说秋霞，你是回去不回去？

秋霞 不回去！

秋霞妈 哈哈，这倒别干了！（挽袖捋臂）你再说个不回去！

众青年 秋霞，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

秋霞妈 （气急）狗逮耗子，要你们多管闲事！（一跳三尺高）谁用你们管？谁用你们管？秋霞，回家！

〔秋霞不动，秋霞妈越气，在秋霞身上乱捏乱拧，秋霞边哭边躲。

〔众青年议论纷纷“太不象话了”，“哪有这样的当妈的……”

〔韩老倔不知在什么时候带着另外三个儿子走上。

韩老倔 （终于忍不住）住手！

秋霞妈 （一愣）哟哟，你咋晓啥？我的女儿由我来管，你出的什么头？

韩老倔 （强压怨火）她婶子，你说柱子人品不好吗？

秋霞妈 ……

韩老倔 劳动不勤快？

秋霞妈 ……

韩老倔 那你就不能成全他们吗？

秋霞妈 人好顶个屁！吃人呀，喝人呀？没有钱还不一样受

穷？

韩老倔 （掏出一个布包，抖抖索索展开）这是我父子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百元钱，你家有困难，你就先拿着用吧！（递去）

秋霞妈 啊！你把我看成啥人？就这两个钱，不稀罕！（顺手一挥，打掉韩老倔的钱）

韩老倔 你、你、不识抬举！

秋霞妈 谁要你抬举？你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这一窝光棍，破衣烂衫，要饭的一般！人多没好饭，猪多还没好食呢！想要秋霞给你家做媳妇，哼，你就盖上被子梦梦吧！

韩老倔 （怒）你……

秋霞妈 怎？你敢动手不成！

大 柱 （拦住老倔）爹！
〔韩老倔逼近秋霞妈。〕

秋霞妈 （边退边喊）快来救命，韩老倔行凶啦！
〔韩老倔颤抖着手，大柱上前去拉，韩老倔转身一掌打在大柱脸上。〕

秋霞妈 （拉上秋霞）你给我回家！（欲下又返回）韩老倔没德行，叫你辈辈打光棍！（急下）

韩老倔 你……

白牡丹 （讨好地）韩大哥，有钱哪里不能找媳妇，何必跟她动气！

韩老倔 （暴怒地）我知道这是你办得好事！

白牡丹 这……这跟我有啥相干！哎，你别动手动脚！（后退，被什么绊倒，急忙爬起溜下）

韩老倔 气煞人了！

（唱）这泼妇恶言语刺人心痛，

韩老倔怒火中烧气难平。

（对大柱）

从今后不准你与秋霞来往，

打光棍也不止你大柱一人。

你弟兄们听着，是韩老倔的儿子，就都给我打光棍！

众儿子 爹——

〔暗转。傍晚，星儿点点，月色溶溶，秋风萧瑟，山峦隐现，大柱背一行李卷忧心忡忡上。〕

〔凄楚哀怨的歌声起：〕

秋风萧萧星月隐，

暮色轻轻罩山村。

别人收工回家转，

大柱 （唱）大柱我忧伤满腹离家门。

走一步来三回头，

难行难舍泪沾襟。（放下行李，取出锤钹，无限感慨地）锤呀锤——

你曾伴我爷爷走村串镇，

为生计受尽了万般艰辛？

我爹爹靠了你声名大震，

雕龙碑塑石佛誉满大同。

到后来政策变人锤遭禁，

你从此被关押再未出门。

我今天冒风险把你启用，

那怕它凶险恶眼面前临。

为争自由改命运，

纵死他乡也甘心！

〔秋霞上。〕

大 柱 秋霞，你怎么出来了？

秋 霞 我在这里等了好久了。

大 柱 秋霞！

秋 霞 柱哥！（哭）

大 柱 秋霞！

（唱）若不是情势逼谁愿出走，

从此后冒风险到处漂流。

你莫要泪涟涟伤心难受，

真叫我走也愁来留也愁。

秋 霞 （唱）走也愁来留也愁，

你冒风险我担忧。

你在外忍受万般苦，

我在家心如鞭子抽。

到如今再无别路走，

秋霞我无能将你留。

（取出一件布衫）柱哥，天凉了，我偷着给你做了一件布衫，你穿上吧！

大 柱 （穿好布衫，前后看看）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正好！

秋 霞 （唱）一件布衫千针缝，

针针线线寄深情。

兄穿此衫常思妹，

早去早回免挂心。

大 柱 （唱）一件布衫穿在身，

顿觉心中暖融融。

见衫如见秋霞妹，

身在三九如三春。

秋霞 柱哥，我送送你。

〔大柱收拾好行李锤鍤，二人同行。

〔伴唱：妹送兄哥到山口，

难舍难分也难留。

大柱 （唱）山泉叮冬似乐奏，

桑干汨汨崖下流。

秋霞 （唱）泉水权当钱行酒，

大柱 （唱）桑干河呜呜也悲愁。

秋霞 （唱）我愿化清风随兄走，

大柱 （唱）我只能夜看明月暗伤忧。

〔伴唱：妹送哥哥上大路，

鸿雁哀鸣把心揪。

秋霞 （唱）但愿你靠手艺把钱挣够，

再说通妈妈，你、你上门把婚求。

大柱 秋霞！（二人相偎）

秋霞
大柱

〔音乐低迴，二人别离，灯渐暗。幕落。

第二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韩家院内。

〔舞台一侧是新砌的几孔石窑洞，窗口的大红“喜”字分外显眼。院内堆有农具，化肥等物。窑后几棵杨树已经泛青，象征着春天的到来。

〔大幕在欢快的歌声中启：〕

寒冬过去是新春，
塞外处处传佳音。
春风又绿桑干岸，
欢歌笑语遍山村。
只说是富了就该心欢畅，
也难免碗碰锅来锅撞盆。

〔玉风满脸不快，将洗好的几件衣服晾在绳子上。〕

玉 风 （唱）忙完地里忙家里，
撒完化肥又洗衣。
与二柱结婚才三月，
不把我当新娘当了劳力。
都道是专业户光荣神气，
谁想我整日劳累受尽委屈；
老公爹爱钱财吝啬无比，
他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收入多少他全装腰包，
想买双高跟鞋他也不批；
老大他整天在外穷联系，
他一心要买拖拉机；
倘若他把钱全拿去，
我俩口辛辛苦苦白费力；
老三、老四都长大，
眼看着又要把亲提。
这个家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不如另过早分居。

〔三柱拿着鞭子，二柱扛化肥走上，玉风端水盆倒

水，泼在三柱身上。

三 柱 你怎么不长眼睛，往人身上倒水！

玉 风 （毫不示弱）你怎**么**不长眼睛，不看人家倒水！

三 柱 二哥，你也不管？

二 柱 （放下化肥，不紧不慢地）算啦，男不与女斗！

三 柱 哼，就让你给顶坏了！

二 柱 本来嘛，咱弟兄四个就她这一个媳妇，缺者为贵嘛！

三 柱 没出息！（进屋）

二 柱 嘿嘿，有出息那几年就不打光棍了。风，我帮你洗。

〔韩老倔气汹汹上。〕

韩老倔 二柱你哥还没回来？

二 柱 没有。爹，啥事？

韩老倔 瞎。你哥**鬼迷心**了，整天就是石头、石头，他今天把青石湾的石料场给包下了！

二 柱 啊，他包石料场？谁能保住赔赚？这可是个没把握的营生啊！

韩老倔 赔钱事小，惹祸事大。跟上他，老子一天也不能安生！

三 柱 （从屋里出来）爹，打石头又不犯法。土地能承包，石料场怎就不能承包？

韩老倔 你知道个屁！种地是几亿庄稼人的事，将来有个变化也就法不责众嘛。那打石头、搞副业是少数人捞钱的事，到时候能不犯“资本主义”？

三 柱 打石头也是如今政策允许的呀！

韩老倔 政策、政策那还不是上头一句话！刘少奇那么大的人物今天要打倒，说是贫下中农一千个拥护，明天又